

散文中国

逆光

蓝燕飞 著

沿着河流走 一步步回溯 终于看到了源头
它细小 却有股子韧劲儿 它流速缓慢
有时分出一条两条支流 但它一直向前





散文中国



蓝燕飞 著

逆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中国. 逆光 / 蓝燕飞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201-12941-9

I. ①散… II. ①蓝…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6182 号

散文中国. 逆光

SANWENZHONGGUO·NIGUANG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霍小青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异彩和久长的散文写作

——读蓝燕飞散文集《逆光》

杨献平

对于真正的写作者来说,都有着自觉的文学要求和精神向度,自然也会取得不俗的文学成绩。一个当代的写作者,谈成就总是为时尚早。因此,在很多时候和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被忽略了。在任何年代,或许我们不会去深究作家们的具体的现实生活情境和际遇,但我们也时常在有意无意地跟风奔跑,正因为这样的跟风与奔跑,使得我们在这个潦草而奇怪的时代当中,不但善于忽略和轻视自己,也在仰望与低首之中捎带着忽略和轻视了其他同道。哪怕他们是这个时代当中优秀的写作者乃至是在这个时代和芸芸众生中具备自我生命与精神质地的“优秀者”。

江西铜鼓县的蓝燕飞,就是一位被长期轻视和忽略了当代散文写作者。我一直对作家这个称谓感到怀疑。作家是一种职业,适合那些以此谋生的人,而不适合于在浩荡世事中,对自身和同类心怀悲悯与热爱、宽容和祝愿,进而被生之多彩和艰难,为人之伟大与卑微而发乎心、动于情,进行文学书写的人。蓝燕飞在铜鼓,在这个俗世当中,有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文学创作,显然是她生存之外的自觉的精神行为。这些年以来,虽然哪一条路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琐碎、不堪、争夺与表演,但一个人所坚持的内心的道路是无尽的。

认识蓝燕飞,应当是十多年以前。那时候,论坛兴起,凡是舞文弄墨的人群分类聚于各大论坛,以一辈子不想谋面的姿态神龙见首不见尾、嚣张跋扈、沉静自我,热闹非凡。果如当年所想,我和蓝燕飞至今无缘一面。但对她的散文写作,却是相当的熟悉与看重。一直以来,我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偏僻观点,即无论在何种年代,文学始终是一部分人的事业,文学也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很多时候,文学不是用来博取当世名声及其他好处的,也不是用来为自己的现实生活提供护佑与尊荣的。文学,说到底还是前人和今人留

给后世的礼物,当然,也是写作者将自己的生命或者名讳(包括各种现实遭际、趣事等)无限延长的唯一方式。

从这个层面来看,在当下散文界,蓝燕飞确实是一位“世外之人”,甚至有一些隐士与异人的味道。我时常猜想,当我们这些所谓的写作者不断在报刊上显示自己的存在,并且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时候,蓝燕飞等人则是沉静的,他们或许会看上几眼,或许根本就看不到、不想看。转而,蓝燕飞们又在进行着自己的散文写作。从在网络论坛认识蓝燕飞起,她的《杜拉斯和一个下午抑或暗处的生活》《西瓜,西瓜》等作品,对我个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我愿意记住每一个好作品和它们的名字,而不用关心它们背后的写作者。一个好的诗人和作家,根本的东西是他们的作品。无论再熟稔的交往,在时间之中,写作者最终只有名字和作品在交汇。

时间层层剥落,一茬茬的生命以季节和年月日时的方式从无到有,或者从小到大。这十多年以来,我和蓝燕飞在相距千里的中国江南和西北、西南,各自生活,也各自在屏幕前,用手指在键盘上敲击文字。一个个,一行行,一篇篇,这种自我的寂寞书写,积累与提升,如果仔细回想起来,是具有某些意象灵动,又充满蹊跷与诡异的神意的。好在,现在我又一次读到了蓝燕飞一系列的新作。她的这本新书名叫《逆光》。仅只名字,就有一种沉静的沧桑,自在的听从之感。我想,蓝燕飞或许已经觉悟了,也超凡了,她对自身乃至人生、世界的看法越发通透、豁然与安静了。

她的这些文字,如《逆光》中对“葡萄津”这个地方,乃至其家人、往事的追忆和复述,对往昔岁月的打捞、重新赋予和呈现,字里行间体现的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温暖的伤感之情。一个人总有来处,也有过处,更有去处。大地就是用来承受人和万物的痕迹与各种摩擦以及种种低落与增生的。在这一篇文章当中,蓝燕飞的心是沉着的,笔触看似轻松恬淡,但却蕴藏着千钧力量。是的,过往总是容易灰飞烟灭,留在人心当中的,才是真的永生。再如她的《时光的碎片》,也是对旧人、旧景、旧事的一种情深意长的追忆。她笔下的人物乃至乡村的种种旧年光影,显然带有浓烈的时代痕迹。而这些时代痕迹当中,更多的是人乃至其他生命的或悄无声息或浓墨重彩的存在。

而《抑郁了的婆婆》等文章,让我看到了蓝燕飞的另一人间情愫,既有烟火气息,又具备肉体的温度,是一家人之间的相互体贴与关照。《父亲二三事》写法极其简约,其中包含的是浓浓的亲情。《大哥》当中的兄妹之情,

以及一个亲近的生者对逝者的歉意。生命总是脆弱的,人和万物从来就是向死而生。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会看到数个或者更多的同类,亲人在时间的走廊上转身不见,这种悲痛是无以复加的,也是足够令人心生幽怨的,并且必须要再度鼓起勇气前行的。

在另一些篇章当中,蓝燕飞对性的认识,或者说对生命原动力的思考,也是非常有趣味和真知的。如《兽》这篇文章,写一次旅途引发的交流,乃至由此及彼的联想,都非常有意思,也能从中看到蓝燕飞本人内心一些蛛丝马迹的态度与想法。人物散文《老崔》的写法很朴素,也体现了作家观察生活,特别是对人物的把握能力。《敌人》一文对身体和疾病的认识是基于现实的自身体验和旁观者的角度的。由此可见,蓝燕飞的散文才能是多方面的,她也是一位深扎于现实,又能出乎其中,进而实现有效提升的写作者。她的这些作品,即使放在整个当代散文的大环境中去考察,也是毫不逊色的。

在本书的第二辑中,《体检》一文涉及她的职业,一个医生,对众多同性身体的生理性和病理性观察,是饶有意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借助于肉身的鲜活而实现着人生的全部体验及其结果。在本文当中,我惊异于蓝燕飞的冷静,也觉得她是在自己的职业当中表现出那种严谨的态度与操守的。此外,还有《福利院的保姆们》《拿什么拯救你》《捕蚊记》《下乡》《艾滋》《都是桃子惹的祸》《麻疹这个病》等文章,完全是她职业的一种延伸,是一个医者对患者、对疾病的一些认识,并且深入具体的人,使得这些文章有些触目惊心,平静和悲悯中有滔天的波澜。

我常说,医院和疾控中心是最见人心人性的地方,也是观察众生对于疾病、生死最直接深邃的窗口。蓝燕飞有幸在此类单位,她的观察发现乃至文学性的书写,都是深刻的,也是独特的。她完全摒弃了人们对一些疾病、肉身的肤浅性看法,尽可能地深入肌理和病理、精神和灵魂,乃至每一个患者的现实遭遇和困境去考察。由此,我也对蓝燕飞乃至一切的医学观察并文学书写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滩歌》是对一位创作滩歌的先贤马家驹致敬性的书写。马家驹的一生,正好印证了文学艺术乃是为后世之所留的客观规律。无疑,在书写马家驹的过程中,蓝燕飞所表现出的姿态是优雅的,也是安静的。她似乎从一位逝者的个人经历上,获得了某种启示或者隐喻。《去兰若》只看标题,我以为

是闻名很久的“兰若寺”，但细看，却是一个村子的名字。蓝燕飞深入其中，以清雅亮丽的笔触，书写了一个名为芳香的村子的美丽、环保与清幽。《河边》《生命之舞》《哭泣的母亲》《奎光书院》《一个冬天的夜晚》等，都算是随想之作，其中有对自然的倾慕与思考，也有对人的不同现实命运的关照。而我最喜欢的是《杀死一颗受精卵》一文，我觉得，这篇文章首先给人新鲜之感，至少在散文界，很少人写过这样的文章。再有，蓝燕飞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的忏悔意识或者说罪感，更是难能可贵。

我想到的是，蓝燕飞的散文写作是非常出彩的。特别是她那些关于疾病和病人的文章，如果能够再坚持、再深入一些，这样的作品，完全可以在当代散文界获得更多的赞誉并有一席之地。因此，我觉得，蓝燕飞是一位被严重忽略了当代散文家。我们一直在强调发现人，但有些时候只是把发现和推出年轻人作为一种时尚。但在适当时候，我们也应当关注那些成绩不俗、表现优异的年纪稍长的写作者，如蓝燕飞等人。在很多时候，一些写作者不是写得不够好，而是缺乏推出和发现。读了她的这本新的散文集子，我更进一步相信，蓝燕飞的散文作品是属于能够留下来的那种。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她的这些作品的价值会更大。

在此，祝福蓝燕飞，更希望蓝燕飞在今后的时间里继续坚持散文写作，相信她的散文必定是异彩的、结实的和久长的。



目录

Contents

异彩和久长的散文写作

——读蓝燕飞散文集《逆光》

第一辑 旧时光

沿着河走\3

时光的碎片\12

哭嫁\21

『章老』的伤心事\29

父亲二三事\33

时间书\37

飘落\45

垃圾事件\52

抑郁了的婆婆\59

兽\63

老崔\72

微尘\79

牛\90

敌人\93

跃进村\103

老屋里的旧时光\113

美国掠影\122

时光的容器\131

第二辑 日常手记

体检\137

福利院的保姆们\141

拿什么拯救你\145

寻找王小米\154

捕蚊记\158

下乡\163

系统\169

选择\172



目录

Contents

- 生命之舞 229
- 美丽的名字(外四章) 226
- 高跟鞋 223
- 河边 219
- 说出的意义 215
- 去兰若 211
- 滩歌 205
- 第三辑 生之舞
- 麻疹这个病 195
- 都是桃子惹的祸 191
- 艾滋 186
- 被犬所伤 177
- 麻将及其他 232
- 哭泣的母亲 236
- 爱情狂徒贾天祥 240
- 吃与节日 246
- 葡萄 248
- 关于宋应星的一点随想 252
- 奎光书院 255
- 琐忆 258
- 有意思的人 262
- 一个冬天的夜晚 265
- 杀死一只受精卵 269
- 游戏 274
- 鲁院日记 278

第●辑

旧时光



沿着河走

生命是一条永不止息的河流，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小小水滴。

1

小时候，葡萄津是个让人兴奋的地名，住着我最远的亲戚。说是远，其实也就五六里地，但来去要一天，在童年的视界里有点远足的意味。葡萄津的亲戚有些神秘，和我们似乎隔了一层朦朦胧胧的轻纱。不是寻常的叔伯姑舅，而是称作寄叔、寄婶。每次看到的寄叔，总是一副刚从田地里爬上来的模样，小腿上沾着未洗干净的泥巴，黧黑的脸，眼睛藏在深深浅浅的皱褶里，沉默少言，却喜欢笑，笑时露出两颗黄黄的大门牙。他只在饭桌上露一面，然后继续田地里的活计。寄婶宽脸高颧，穿士林衫大褂，人极利索，做的菜顶顶好吃，腊肉、大蒜馅的艾叶青团，煎得焦黄喷香的小河鱼，几十年过去，余香似乎还在唇舌间萦绕不散。美味之外，葡萄津还有一条汤汤大河，河面上停着颜色陈旧的小木船，漂着树叶般的小竹筏，木船上有芭蕉叶般的木桨，竹筏边斜斜地依偎着长篙。河上有个打鱼人，圆团脸，是个残疾人，他的两个手掌在一次炸鱼时被炸药炸飞，现在他已毫无杀伐之气，经年漂在水上，靠着几只鸬鹚糊口，竹筏慢慢悠悠，就如闲庭信步。穿黑衣的鸬鹚长着长而尖锐的喙，细脚伶仃，突然箭矢般扎进水里，然后叼着一条鱼回到打鱼人脚下。鸬鹚的劳动带着表演的性质，像乡间难得一见的把戏。每当鸬鹚放下嘴里的鱼，打鱼人会从一个小木盆里，摸出点东西犒劳它。当然迷住我的还有寄婶家的两个孩子，可以把小竹筏撑得飞快，他们倾斜着身子，长篙一点，竹筏滑翔般贴着水面射出几丈远。吸引我们的还有岸边的野花，黄的、粉的、白的，开得热热闹闹，就如镶嵌在河流上的一条花边。

葡萄津因此像春天的夹竹桃，红艳艳的，撩拨着我们。不过，正月里母



亲是抽不出时间去葡萄津的，亲戚们吃请，你来我往，像一把扯来扯去的锯子，把正月扯得纷繁热闹。到了二月边，年过完了，春暖花开了，期待已久的葡萄津之旅才得以成行。

那时寄公已经过世了。那个秋天挑着担子、黑衣长身的老人模样，我全然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的手，骨节粗大，黄而瘦的皮肤上有一片片的斑块。这双手从箩筐里掏出一颗青黄色的柚子，又掏出一颗，再掏出一颗，放在竹床上，然后接过母亲端上的热茶，沉默地坐在门边，几步外是洒着厚厚阳光的天井，母亲忙着手中的活计，并不殷勤照拂。阳光滤去了暑气，变得沉静，正一步一步移到厅堂，寄公喝光了茶，然后挑上挑子，上街做买卖。他挑子里的东西不外是几盘棕绳，三两张矮凳，一些芒花扫帚。这些物什中，芒花扫帚来得亲切些，因为从一杆杆淡紫轻粉的芒花，到一把金黄的扫帚的每个细节我都了然于心。但对于寄公的买卖做得好或不好，并不关心。只知道买卖如果做得不顺畅，寄公中午会和我们一起坐在拥挤的饭桌上，他依然沉默，但眼神温和。

其他的季节寄公想必也在做着生意，但是柚子成熟于秋天，以至于别的时日寄公来没来过，毫无印象。

寄公后来不来了，不来了也没有什么，虽然会小小地想念一下皮球般在竹床上滚来滚去的柚子，想念一下柚子酸中有甜、甜里带酸的滋味。但是寄公与我们的生活实在没什么关联，比较起来，似乎远没有柚子重要。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我血缘上的祖父。

并没有人明确地谈论我们的身世，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但是朦朦胧胧就知道了，知道了心里并无波澜。以我的经验，孙辈与祖父母的感情，朝夕相处比血缘来得更浓更真更切。记事起，我就睡在祖母的身边，寒冬腊月，祖母把我“雪条”般的双脚抱在胸前；夏夜里，祖母摇着蒲扇，为我驱赶蚊虫。夜半醒来，月光落在床前，屋里半明半暗，隐约可见一把梯子斜斜地靠在楼道口，楼梯口黑洞洞的，深不可测，想起白日里听来的鬼故事，先是一双脚，然后是披散的头发，獠牙青面，踩着梯子一格一格就要下来啦。心“咚咚咚”擂鼓一般，身边祖母的鼾声长长短短，起伏不平。伸手撩起祖母的衣襟，摸到瘪瘪的乳房，祖母的鼾声还在响，却伸出一只胳膊，揽我入怀。这时，嗓子眼儿里的心才咕咚落进肚里，随后沉沉睡去。

祖母的胸怀温暖、宽广。母亲因为生育的密集和家务的繁杂，无暇顾及



的我们兄妹都是祖母抱大的。待我启蒙入学,只要天气晴好,一放学,远远地总能看见祖母怀抱妹妹站在街口,雪白的头发,瘦瘦的身子,如果走近前去,可以看见祖母褐色脸上浅浅的麻子,手上皮肤也是褐色的,爬着蚯蚓般的血管。

而我的祖父铜潮先生,黑衣白发,长须飘飘,他的视线从未离开过。当年那是我家唯一一张挂在墙上的照片,那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容,不管仰头或者俯视,都落在我们的身上。

怎么愿意凭空再跑出个祖父、祖母呢?

多年来我从未对人谈论过葡萄津,或许正是害怕伤害抚育我、温暖我的祖母吧。

但人的复杂,人性的复杂,不像树上结的果子、开的花儿,一眼可以看透。葡萄津这个地方,似乎总有些东西,牵扯着我,我在下游,它是源头,扯着我的东西也许是溪草吧,碧绿的、柔柔的溪草,它从源头漂来,缠绕着我,要我往回看。当我一步步返回的时候,过去的岁月也一片片复活。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了那个岔路口。看到了一条细脉游丝般穿过河的皮肤,朝着另外的方向伸延。它走过别样的土地,见过别样的风景,它连呼出的气味都慢慢改变。就如一株春天的橘树,折下一支,移植到北方,多年后,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枳,它与橘还有关系吗?

沿着河流走,一步步回溯,终于看到了源头。它细小,却有股子韧劲儿。它流速缓慢,有时分出一条两条支流,但它一直向前。

2

乡间自古有过房一说,过房的原因不外有三:1.子女众多,无法养活;2.父子八字相克、阴阳失和;3.同宗同室间的互帮互助。不管什么原因,过房一般发生在同宗族间。而寄公与祖父不仅非亲非故,还分属于怀远和本地。怀远顾名思义,怀想、怀念远方,又称客家。旧时,客家、本地泾渭分明,各自抱团,互不通婚,生老病死都在自己的领地上完成;其次,寄公仅育有两子,远远不能称多。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寄公同意自己的幼子投入祖父的怀抱?我设想过多重可能,最后总是告诉自己:身为郎中的祖父,曾经救过寄公一命。寄公家徒四壁,无以回报,见祖父膝下无子,于是献出了两个儿子中



的一个。若如此，寄公实在是个敦厚、良善之人。

这或许是最好、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当然还有别的可能：寄婆死于难产（因为我们从未见过她），但保住了孩子。寄公一穷苦之人，没了老婆，长子尚幼，新生儿嗷嗷待哺。医者祖父，出于仁爱，抱走了襁褓中的父亲。

可能是这样的吧。谁知道呢？

父亲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惟我犹存石室疑？”石室指什么？记得老屋就叫石栏坑，石栏坑距铺里不过三四里，远远望去，郁郁葱葱的青山腰上，一角飞檐。其实石栏坑人去屋空，门扉无存，如老人落尽牙齿的口腔，空荡荡的，地上青苔、墙边野草、屋角蛛丝，尽入眼底。惟屋外几丈之遥，一眼清泉，依然甜津津地清澈见底，年少时每次砍柴经过，必趴在泉边，敞怀畅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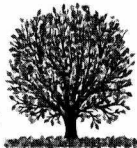
石栏坑是父亲度过童年的地方，它是否就是父亲笔下的石室？

又是什么样的谜，父亲穷尽一生都未解开？

既然父亲都存了疑，我又如何知晓其中奥秘？

看得见的结果是父亲得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并且子承父业，也做了郎中。但父亲从未谈论过自己的身世，即便到了晚年，面对一个所有人都知晓的事实存在，依然含糊其辞，不肯说、不愿说、不敢说。2000年，弟弟探亲回家，父亲在七十一岁高龄，平生第一次与子女们一起去了一趟葡萄津。那次的队伍前所未有的庞大，走在弯弯的田间小道，老老少少拉了半里长，正是六月初夏，阳光明媚朗，田野碧青青，父亲年老体弱，患有肺气肿，古老的小石径高低起伏，父亲汗如雨下，气喘如急鼓，背上衣裳湿了一片，兴致却高，儿女们虽然没有大出息，但各个自食其力，观其面目，也算清秀。记起幼时随祖母去舅公家拜年，舅公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成秀，你没白受累，总算树起了一蓬竹。虽然不理解话的意思，但看见祖母笑得开怀，知道是好话。子女成行，父亲应该也是自豪的吧。

那是父亲唯一一次回到他的出生地。对父亲来说，也仅是个出生地吧。因为寄公早已离世，寄叔也在多年前歿于一场疾病。父兄零落，老屋萧条，想必父亲胸中五味杂陈。但是，父亲没有借着这次难得的回家，和子辈们好好拉一拉家常。他坐在案边的椅子上，喝着茶水，沉默如铁。但是我看见父亲的嘴唇一直哆嗦着，眼里有泪光。



3

蓝氏家谱自清乾隆庚戌年始修,已经七修。黑字,竖版、繁体,薄薄的纸张已经泛黄,像古旧的时光,记录了蓝氏一脉从福建迁徙至铜鼓,几百年历史,一代一代,代代相传,该有多少人丁?

我存在过吗?我用什么证明我的存在?对一个普通的生命而言,要证明我的存在无非是生育后代和修建家谱。生育后代是所有动物共有的行为,而修建家谱,则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人活一世,最怕白活,怕后人的遗忘。所谓英雄彪炳青史,枭雄遗臭万年,思想者则另有办法:我思故我在。那么芸芸众生以自己的方式,寻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当属无可厚非。那些名字,花、叶、根,都是易腐的植物,当它以墨的形式,留在一本本家谱里,依然与世无争,却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内力。“尊祖敬宗……使人知其身之所由生与其族之所同出。”每个人都是家族链上的一环,环环相扣,每个人都是生命云梯上的一格,向上向下,承前启后。无论显赫和平凡,都是家族链上不可或缺。

一本家谱,其实体现了生命的尊严与平等。

1690年,为避战乱,升一、德一、伟一兄弟泪别故土。伟一去往四川,从此杳无音信。升一、德一,辗转入赣。他们箝路蓝缕,单薄的行李中有两只瓦罐,兄弟俩白天背在后背,夜晚抱在怀里,一只瓦罐装着父亲贵公的骨灰,一只瓦罐装着黄澄澄的谷粒。谷粒自是为生计谋的种子,骨灰是兄弟不舍得丢下父亲孤零零一个人,为了把死去的父亲带在身边,他们架起柴火,自己为父亲做了回火葬。兄弟俩一路向西,且行且走。避闹市,躲埠口,沿一条山路进入铜鼓,铜鼓山高林密,是义宁州旗下的一个营,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树荫蔽日,野兽出没,路越走越细,林子越来越深,他们终于停下疲惫的脚步,落脚于古桥。平段是属于本地人的,兄弟俩自觉地隐入茫茫苍山,寻一水源,砍几根木头,剥几捆杉皮,盖一所杉皮棚子,遮风避雨,然后垦荒种地。生息繁衍于此间,已有三百多年。

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努力保持自己的特性。特别是语言,窗子叫“光窗”,伞是“遮子”,吃称食,蓝是天蓝,白是雪白,红为鲜红,绿是翠绿、黑是墨黑。一字不识的白丁,说起话来也是古意盎然。



他们凭着自己的劳作与智慧，渐渐有了和本地人分庭抗礼的资本。终于建造出像白屋一样的住所。

白屋通体洁白与乡村常见的黄土墙形成鲜明对比。白屋俨然就是鸡群里闯进来的鹤。白屋有三进，铺排讲究，雕梁画栋。白屋的场院密密镶着青色的鹅卵石，场院外逶迤的白色围墙上，画着山水人物。围墙外有一湾水塘，连着水塘的是一小片田畴。田野四时皆有好景色，金黄菜花、碧绿禾苗、成熟谷穗、皑皑白雪。

白屋是热闹的。建造白屋费时六年，据说仅砖就烧了三年。一方面说明工程浩大，另一方面也许是人手短缺、资金匮乏。白屋的地面是泥匠师傅一块一块手工砌成的，一个师傅一天只能砌一尺见方，两百年后，光滑、细腻的地面上的粼状花纹依然清晰可见。

白屋是热闹的。画师就请了十几个，画了一年，雕刻了一年。所有木质品都是艺术品。廊柱、横梁、飞椽、门窗，花鸟鱼虫、飞禽走兽、人物山水，栩栩如生。所有的石制品也是艺术品，天井的麻石条纹流畅，营管（下水道）的切面设计成中间四方孔，旁边四道弯弯的弧线，恰如一枚钱币，而挡雨石，借助四只老虎脚，雄赳赳虎踞于天井东西。

白屋是热闹的。据说万籁俱寂的月夜，侧耳细听：马嘶鸣、虎长啸、燕呢喃。雕刻在月光下有了神性。

白屋背倚青山，门前有漂着水浮莲的水塘，屋侧一排苦楮树，深秋时节，天蒙蒙亮，有许多半大孩子在落叶满地的树下捡苦楮，扒开枯黄的腐叶，一颗颗深棕色的苦楮如珠子般、处子般，圆滚滚地、安静地等待着人把它捡回家去。苦楮生吃自然是苦的，但是可以做成粉红的豆腐，苦楮豆腐性清寒，味和美，是乡间的美食。

国奇公在三十岁时，已经造出了美轮美奂的白屋。据说国奇公身長八尺，浓眉剑目，娶妻陈氏，貌美如花。我相信确有其事。因为白屋的后代多身材硕长，仪表不凡。我见过的搬运工守德、猎手前德皆是如此。

国奇公在四十九岁那年的秋天，突发急症，腹痛如绞，不治身亡。

白屋是荒凉的。国奇公生子四，子又生子。长孙冠勤勉耕读，次孙翠好逸恶劳。几年时光，家境自然分出了好赖。某年除夕，翠无钱过年，着人把大门卸了一扇，扛起就走。冠自是不肯。翠说，大门你有一半，我也有一半，你若有钱呢，就把我的一半买了去，若没钱呢，我只好卖与旁人。大门岂可少